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
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
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

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閭方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息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未見其才校勞考則巧

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述徇聲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歲用者可得而知沾名飾貌肅業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懷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

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
大官而大臣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
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
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
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
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
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
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以馮為吏部尚
書中外品貧多所於授宋初以蔡廓為吏部

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
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
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
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
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
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
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
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

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
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
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
衆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
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湏任使常苦
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
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

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
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
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
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
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
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
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

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
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
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
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
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
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
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
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統至十數或非
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

無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循物情因
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
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關所
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
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
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

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萃其弊
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
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
則為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
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
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按之規明目達
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
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
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

邦家蓋以其意性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
出參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
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
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
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
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
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
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

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
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
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
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
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資其姦賊不
加鞫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
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言又以官長
舉人法非穩便令臣益自悚懼不可信任諸
司者伏以宰輔言制不過於人人之所知固

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
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
易明敏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清
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
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
涉私誘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
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
徇淫言專任宰臣除更宰臣不徧諳識踵前
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以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

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為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

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弥失務精益求精益靡寒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

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實虛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

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大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

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
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
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
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
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
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

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
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
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
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
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
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
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

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
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
離數六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
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
邁禹湯怨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
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
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
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
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中說符同但恐所

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
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
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
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
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
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平事或
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
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所願
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

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
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
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
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
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
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入聽之
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
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
日月相繼者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
其詐欺亦當遣使臣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滯
說亡惠卹之大猷矣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
害已甚中奏亦婦孺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
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
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
寬恤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
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使使臣與州府以當

廢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
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
租稅如此則政者蒙瘞酌之惠心存者需昭媪
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
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之用臣等已約支計
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
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
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
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

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
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
訖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
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
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
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
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迩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
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

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
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
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
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
王臣或有昏迷不禁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
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
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

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
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
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
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
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
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
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
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
其若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

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
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
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
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
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
是知柔然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
固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矧君
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准
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

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
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
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
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
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
夫如是則言者不墮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
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言見斯之失無
嗜其不辯之究此古之聖三聽言考實不出
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

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
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
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
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
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相公
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
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
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

有社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灾幸濟已與德
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
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
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况資撫馭為得招
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是生患竊以
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
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
迹從化猶有克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
自取覆亡尚云不足念茲今因供輸有關遂

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
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
候進止

謝密言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言每於延英對卿緣有
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
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
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
進來卿又頻與苗蔡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

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
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
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
不合今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蔡兄弟並
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
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
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指軀臣雖辱
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
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

庸之才又無竒崛之功唯當輸罄忠節匡補
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
溺臣必不回固然貞心待以上報此愚夫一
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
去冬薦人頻於銜衢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
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
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惜於付量推理輒發以
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奏謀猷事當無
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愆愆曲加

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
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彭無隱之誠以申
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
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
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
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
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
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

得得聞陛下以至榮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
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
喪無私之德且傷下客之明夫元首股肱義
貫同體咨詢獻納一日萬機實使之使言猶未
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
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
更賜裁愛苗絜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
補闕起居負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
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
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絜先父常有過
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
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
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
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
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
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
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

傷曲貨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於中傷則
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
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
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
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
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
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
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

晉卿跡實姦邪繁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入陰及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
繁等非罪則合随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
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
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繁等受調於聖朝晉卿
銜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
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
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矜聖王懼逆詐

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清見跡具詞耶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愆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亦不為刻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然理直不疑又自他日東察

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增嫉丕察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歟幸賴而已中少連又

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遲都
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
物至如報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
利耳日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
凡鄙寧忘顧私家木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
自刻慎勉脩廉潔言蓋由負戴厚息乃竊大
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不能減息
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財門是忘憂
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言於禁極杜絕

交私誠知無補大敵所與免貽深累陛下責
臣以清謹太遲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
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務逞無狀之求巧
陳異端惑亂聖聰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
胥吏末流苞苴微賂苟或違道臣猶知慙况
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
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
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沮之則
猷主邪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

法禁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
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
往不赦豈不以貪穢為孽殘毒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凡上之所為以道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
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爰防實
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
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
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

賄是亦無恥而不怒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
不教也是人之表也迹臣不可不慎也是人
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迹
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為不可朝廷取
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
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
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
百萬之師坐受私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
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觀

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膠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怛怛
惘惘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
困之民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
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
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
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
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
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

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
奏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
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實是將感
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
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
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
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
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

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
蝨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金効習以成風
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
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
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
輶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
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

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和固難中絕其
意是以消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
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
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
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
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
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
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
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

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
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
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請問遺可
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
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
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
鄰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
逆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
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頃

大憝滅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
清約之風亦厲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
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
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
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
追懷前脩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過情
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
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仁
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

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
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
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
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

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
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定知
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
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
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
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
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
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

德化凌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階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刑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隙疑慮不敢因循亦以遭逢聖明庶敢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

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